

“皇帝自是皇帝，元璋自是元璋”

听闻打虎英雄是拜把子兄弟，朱元璋亲自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邀他相见

□张漱耳

功成名就不辞而别

与朱元璋拜把子的田兴，系明朝青州府安丘县白芬子乡大石庄(今安丘市兴安街道大石戈庄)人氏。该村在距离白芬子乡驻地东北向5里多路的丘陵上。田兴一家元末居此。他6岁入塾读书，9岁爱上武术而辍学，在名师指导下耍拳弄棒，舞刀抡枪，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。成人后长得高大魁梧，并喜游历以做游侠为荣。与太祖拜把子的事，《明史》中以“紫衣人”为记，没有明确具名，地方笔记野史则确定田兴。《明代历史演义全书》有简略表述：太祖微时，与兴相遇，兴识英雄，出资周恤，并与太祖拜了把子。

众所周知，朱元璋原本就是社会底层人士，当过和尚、做过乞丐，逆袭成为明朝开国皇帝。

年少时朱元璋依靠给地主放牛谋生。有一年，家乡凤阳旱蝗交加，瘟疫又起，其父母、一个哥哥、两个弟弟先后死去。他家一贫如洗，父母亡去时难以归葬，多亏乡人刘继祖给了块地方，才埋葬了父母。为了糊口，朱元璋到皇觉寺削发当了和尚。然而，瘟疫并没有结束，灾情仍然很重，寺院香火不旺，和尚们不得不外出讨食。

朱元璋四处化缘乞讨，至正六年(1346年)，流落到颍州(即安徽省阜阳)。那一年冬天下起了暴雪，千里江淮朔风狂啸，茫茫一片。朱元璋单衣薄衫，饥肠漉漉，流浪途中一头栽倒在雪路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外出跑单帮刚做成一笔大买卖的田兴也走在这条路上，发现了形容枯槁、奄奄一息的朱元璋。田兴没有嫌弃，将他背回家，抓药治病给他喂饭。朱元璋康复后，感念田兴济急扶危之大义，一定要和他“拜把子”义结金兰。时年田兴三十有余为兄，朱元璋18岁为弟。

元至正十二年(1352年)春，定远人郭子兴集少年数千人袭据濠州，朱元璋还俗从军，投奔郭子兴。守卫中军大帐的士卒以为他是间谍，将其捆绑，押至郭子兴面前。郭子兴见元璋状貌不俗，亲解其缚，收于帐下为十夫长。此段文字系《明史》中语。但是此说恐与史实不符。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将其收下不假，但收下的原因并非因为他的状貌，而是田兴的推荐。

原来，田兴早在郭子兴起事前就认识。他为了朱元璋能得到认可，“亟为游扬于郭”。但元璋发现作为郭子兴好友的田兴并不热衷帮助起义军，他不明白，询问其由。田兴对“拜把子”兄弟无话不谈，他认为，这些队伍只顾相互斗争，争抢地盘，不足以成就大事。反过来劝朱元璋瞅准时机，脱离红巾军自成一系。

朱元璋听从了，不久便自成一军。为了成就元璋的大业，田兴

都知道朱元璋是位心狠手辣的皇帝，但是再心狠的人也有例外。明朝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得知应天府的打虎英雄竟然是自己的拜把子兄弟田兴，立马邀他相见，为此亲笔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。朱元璋还御批为他建了一座打虎石坊，《田兴打虎》一文还上了民国的学生课外读本。那么，田兴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朱元璋为什么要亲自给他写信？



如今的止马岭依然拥有众多珍稀动植物。

东奔西走，不遗余力，到好友常遇春的家乡，力劝极为善射、勇力无比的常遇春投奔朱元璋。常遇春于是归于朱元璋门下，与徐达共同领兵，累建奇功。不日，田兴又到濠州，劝说武友胡大海到朱元璋麾下效力。目不识丁的胡大海为人豪爽，极重感情，不仅一口应下，还折节下士，推荐刘伯温、宋濂、叶琛、常溢等才士一起投靠。

假如没有田兴做的这些，朱元璋笼络不到这些人才不说，能否灭元还是个未知数。按说这样一个人，此后就等着封王拜相，在史书中留下浓重一笔了。谁曾想，田兴选择功成身退，不辞而别。

究其原因，是他觉得自己生性不拘，不适合当官？或许是太熟知朱元璋的性格，洞察他“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”？答案只有他知道，反正他在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一时间不见了。临别只去见了常遇春一面，透露将浪游四方。田兴表达的意思是，今大业已定，天下有主，我愿已足，从此将浪游四方，安享太平之福，不再留京多事了。

隐居止马岭除虎患

浪游四方实际是田兴的托词。他没有走远，选择来到南京应天府管辖的六合止马岭隐居。他选中了止马岭一处名曲涧的幽静偏僻之地安了家。

止马岭，又名芝麻岭，相传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东巡时，路经此地，因景色太美，坐骑都止步不前，因此得名“止马岭”。也传是唐朝大将薛仁贵征东时路过此坡，战马突然大叫不前，于是便在此安营扎寨，止马岭由此而来。

洪武三年(1370年)，距田兴居住不远的山洼里有一群老虎，咬伤咬死多人。衙门多次组织人手去捕杀，都没有成功。无奈只能布告乡民予以警示。田兴看到布告后，操起大刀和钢叉只身进山，寻虎迹，入虎穴，寻找老虎与肉搏。短短十多天后，竟打死了7只老虎(也有说打死10只)。此事震惊了官府。县太爷得知本地有这么一位壮士，立即登门造访。但询问其姓名，他笑而不答；赏赐给财物，他也不要，“赏金为谢，兴独不受”。

于是，地方官员便将事迹上报朝廷，详述了他的形象、模样、口音和勇敢之举，请求予以表彰。

朱元璋看罢，立刻想到是田兴，派人去查访，果然是他。朱元璋喜出望外，因为田兴当年悄然离开，朱元璋很失落，一直派人寻找，可惜一无所获，一度以为田兴已经离开人世，停止了对田兴的寻找。现在得悉了田兴行踪，遂大笑着说，我断定的没错，打虎英雄非田兴莫属！

朱元璋立即口谕诏请田兴回朝为官。可派去的人田兴避而不见。朱元璋又让翰林院的才子正式写邀请函，再次派人携函去请田兴。

元璋亲写书信劝归

然而，第二次派去的人仍然没有请回田兴，只带回他不想当官一句话。朱元璋听罢，突然脑门一拍：嗨，我怎么能让你们这些文人写信邀请呢，你们写信是文采有余，人情味不足，我兄弟游侠出身，看了这些酸巴巴文绉绉的东西，他更不来了。这信得由我来写。

于是，没什么文化的朱元璋很有人情味的《与田兴书》诞生了——

元璋见弃于兄长，不下十年，地角天涯，未知云游之处，何尝暂时忘也。近闻打虎留江北，为之喜不可仰。两次诏请，而执意不我肯顾，如何见罪至此。兄长独无故人之情，更不得以勉强相屈。文臣好弄笔墨，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，特自作书，略表一二，愿兄长听之。昔者龙风之偕，兄长劝我自为计。又复辛苦跋涉，参谋行军，一旦金陵下，告遇春曰：“大业已定，天下有主，从此浪游四方，安享太平之福，不复再来多事矣！”我故以为戏言，不意真绝迹也。皇天厌乱，使我灭南盗，驱北贼。无德无才，岂敢妄自尊大？天下遽推之。陈友谅有知，徒为所笑耳！三年在此，访求山林贤人，日不暇给。兄长移家南来，离京甚近，非但避我，且又拒我。昨由去使传言，令人闻之汗下。虽然人之相知，莫如兄弟。我二人者，不同父母，甚于手足。昔之忧患，与今之安乐，所处各当其时，而平生交谊，不为时势变也。世未有兄因弟贵，惟是闭门逾垣，以为得计者也。皇帝自是皇帝，元璋自是元璋。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，并非一做皇帝，便改头换面，不是元璋也。本来我有兄弟，并非做皇帝，便视兄长如臣民也。愿念弟兄之情，莫问君臣之礼。至于明朝事业，兄长能助则助之。否则听其自便，只叙弟兄之情，不谈国家之事。美不美，江中水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再不过江，不是脚色。

这信写得那叫一个情真意切，诚意满满。朱皇帝居然放下身份，口呼兄长，谦称自己“偶然做

皇帝，并非一做皇帝，便改头换面，不是元璋也”。直言两人虽不是同胞兄弟，却一起出生入死，情同手足，永世难忘。

末尾两句则玩笑中严肃摊牌，表明：“(你)再不过江，不是脚色”。意思是您如果再不过江，就不是好汉。

写毕，派出田兴挚友、开国名将常遇春持往。常遇春一见他就游说，称你我好友，和你直说了吧。兄长在建国之初不辞而别，圣上不仅不予计较，反而因你夜不能寐。今兄长露面，喜不自禁，接二连三下诏，此次亲书一封，你先后好好阅读。

这封信果然句句打动了田兴的心。要知道，朱元璋一辈子刚硬强悍，多疑残忍，对待功臣是杀，对待贪官是杀，对待任何逆逆者都是杀，什么时候对人如此客气过？现在姿态摆得这么低，又委派好友游说，再违圣意不肯去见，那就太不近人情了。

于是，田兴“野服诣阙”，与常遇春一同赶往南京。朱元璋果然以兄相敬，亲自出城，迎之于龙江。正阳官里，为田兴摆下盛筵，叙长话短，情谊如初。朱元璋询问当年出走原因，田兴答，看天下已定，你成了一国之君，而且是一位明君，我就不想多事参与朝政了。离开你去云游，享受在你治理之下的太平盛世，岂不乐哉？

当朱元璋希望他此次留京继续辅佐时，田兴还是坚持初心摇头婉拒。他说，这次只是来看看你，当官真不适合我。

此后，虽然田兴一再辞行，可朱元璋不放啊。在京师第二年，田兴打算带着两个儿子故技重施悄悄离开，不料竟得急症辞世。卒时50岁。朱元璋异常悲痛，亲自为其扶柩归葬。他悲凄地说：“与我共患难而不共安乐者，斯人而已。”时人亦赞：贫时济之，达时远之，堪称交友楷模。

田兴堪称战国鲁仲连所谓的贵于天下之士者，为人排患释难，解纷乱而无所取也。可这样的高士，在安丘当地却鲜为人知。究其原因，可能与他离开太早，携家眷落户六合有关。

后来，朱元璋下诏将田兴打虎的那个无名山洼命名为“打虎洼”，并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打虎坊，大儒宋濂亲自在石坊上题写：“大明洪武三年九月，田兴打虎处”，以此来纪念田兴的事迹(可惜石坊已无存)。

同时，朱元璋降旨让田兴的两个儿子留京师，授锦衣卫指挥之职。二人克己职守，秉公廉洁，为人仗义，深有田兴遗风。

数年后，为实现父亲遗愿，兄弟俩恳请辞官，执意回六合。朱元璋见其去意已决，就放他们回到止马岭定居。

从此，在山清林密的止马岭上，在淼淼明澈的大泉湖畔，田兴的后代过着淡泊逸然的山野生活，直至终老。兄弟俩在此开枝散叶，成为今六合山区田氏始祖。